思無邪滙寶

肆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浪史／明・風月軒又玄子 著

玉閨紅／明・東魯落落平生 撰

思無邪滙寶 ㊃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浪史］

／明・風月軒又玄子 著

［玉閨紅］

／明・東魯落落平生 撰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㊃册

目錄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㊃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浪史」

明・風月軒又玄子 著

《浪史》出版說明

《浪史》又稱《浪史奇觀》、《巧姻緣》和《梅夢緣》。四十回。抄本署「風月軒又玄子著」，嘯風軒本或其他較後之版本作「風月入軒玄子著」。按此書各回多有回末總批，批者常自稱「又玄子」，即於署「風月軒入玄子著」之版本亦然。可知原應作「又玄子」，「入」乃「又」字之訛。此書前有「浪史敍」，亦署「又玄子題」，謂「《西遊》之放而博，《水滸》之曲而謀，於情無當；不如《浪史》之情而切也，意可傳也，遂付之梓，以公天下之有情無情者」。是知又玄子又為刻書者。本書第三十六回回末總批曰：

> 或曰：「元統尚一，其臣遽有『君不正』等語，且形之書集？『沈婆兒作天子』，〈周秦行紀〉寧無禍歟？」予曰：「代有國史，有野史，使無野史，則歷代之非，孰從而知之？況此書原係抄本，則為元之野史無疑。」

其〈凡例〉之四曰：「此書疑是元人手筆，以其文情絕韻，似《西廂》也。」此皆可視為「又玄子」之自述，如此，則「又玄子」只為整理、批評及出版者，又似非作書者。然此亦可視為書賈僞稱古本，故作狡獪者。此書各回大部分皆有回末總批，批者除署「又玄子」外，又有署「童癡」者，批語中又提及「惜花居士」、「癡心居士」之言。似乎批書時有若干人參加意見，「又玄子」主批，「童癡」副之。

薛岡《天爵堂筆餘》（刊於天啓七年，一六二七）提及此書。《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

前有〈敍〉，署「泰昌元年長至前一日隴西張譽無咎父題」，謂：「……聞此書傳自京都一勛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非近日作《續三國》、《浪史》、《野史》等鴟鳴鴉叫，獲羅名敎者比。亦可列小說名家，故賈人乞余敍而余許之也。」則《浪史》之作，當早於泰昌元年（一六二〇）。此書第十三回浪子與李文妃幽會，婢女春嬌送來「角帽兒」，「文妃道：『先把帽兒空試一試，做個探子。』浪子眞個拿來推進去。沒一盞茶時，只見裡頭咄的一聲，把那帽兒，流星也似一般，直噴將出來，去了四五尺路。你道這是怎的？這是婦人興動難按，淫水湧發，不覺的把帽兒噴出來也。浪子笑道：『兀的不是發硍磯出來了！』……」按此處「發硍磯」，一般稱作「佛郎機」，指西班牙、葡萄牙所製或依其法仿製之火炮。佛郎機正德、嘉靖間傳入中國，《明史・兵志四》：「至嘉靖八年，始從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機砲，謂之不將軍，發諸邊鎭。佛郎機者，國名也。」則書之成，又應在此之後。陳益源在《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中指出，《浪史》明顯地受到《李生六一天緣》的影響（頁三一三—三一四），而《李生六一天緣》「是嘉靖末至萬曆初之間的作品」（頁三一二）。如此，可推知《浪史》爲萬曆中後期的作品。前舉此書回末總批謂此書爲「元之野史無疑」，〈凡例〉謂此書「爲元人手筆」，均爲揣測之辭。

《浪史》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回崔鶯鶯請素先代向世人雪彼爲元稹《會眞記》誣衊事，與《剪燈新話・鑑湖夜泛記》織女辯誣一節相類。此等小說爲古人翻案文字，《剪燈新話》之後，有《剪燈餘話・長安夜行錄》。影響所及，又有《李生六一天緣》。此爲古代小說一種類型，甚可注意。至於浪子以重金買囑與文妃篦頭之待詔張婆子設計，勾引文妃事，則又爲古小說中之

另一類型，和《海陵佚史》中海陵買囑女待詔通定哥事相近。《浪史》文字與《海陵佚史》頗有相同處，彼此關係，仍有待研究。又此書各回多有回末總批，除一般批語外，若干回錄小故事，如夫妻交換、和尚計娶已婚婦爲妻等，亦可注意。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張無咎重刊《新平妖傳》序云：《浪史》《野史》如老婭土娼，見之欲嘔，又出諸雜劇之下矣。」今所見《天許齋評點北宋三遂平妖傳》之張無咎敘言及《浪史》一節，已見上引，與此不同，未知孫氏據何版本？寶瀚樓本《忠義水滸傳》五湖老人敍亦提及《浪史》，謂其「濫觴啓竇，只導人慆淫耳。」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記彼於壬辰（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冬與友人論小說謂：「……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癡婆子傳》則流毒無盡。」是知《浪史》出版後，淫書之名甚著。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錄此書。

此書版本甚多，重要者有下列各種：

（一）雙紅堂藏抄本　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素白紙抄本，四十回，首册第一至第十回，第二册第十一至第十五回，第三册第十六至第二十回，第四册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回，第五册第二十五至第二十九回，第六册第三十至第三十六回，第七册第三十七至第四十回。各册回數不一，且第十五回末接「第十六回」一行，而第十六回又於另一册；第二十四回末又接「第二十五回」一行，而第二十五回又於下一册。可知第十五、第十六回及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回在原書接連，抄本非照原底本的方式分册。抄本各册封面作「小說浪史」，下書

明該册起止回次。第一册首「浪史敍」，末署「又玄子題」。接下「凡例四則」。正文首葉首行題「浪史」，次行下方署「風月軒又玄子著」，第三行回次，第四行回目。以後各册內各回連抄，不另起新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書末有「花案」十一則，月旦書中人物，又「附鶯鶯」一則。次「浪子跋」，署「又玄子跋」。此本抄寫工整，然頗多錯字，行間有校字，眉批亦記別本作某之校記，其校改者，大部分同嘯風軒本。此次校勘，以此本爲底本，並據其已校改之文字。又，大連圖書館藏有日本奚疑齋稿紙抄本，首尾俱足，與雙紅堂藏抄本或據同一版本抄錄，此次酌予參校。

（二）嘯風軒刊本　吳曉鈴及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皆有藏本。扉葉中欄大字「浪史奇觀」，右欄上方題「巧姻緣」，左欄下方署「嘯風軒藏版」。次四十回目錄。正文首葉首行「新刻全像浪史」，「新」字已缺去，「像」字漶漫，然第十二、第三十一回首行作「新刻全像浪史」、第二十一回首行作「新刻繡像浪史」可校。此書分四卷，上述各回皆爲各卷之首，大致每卷十回，而卷一十一回，卷二只得九回，可知分卷甚隨便，原書本無分卷也。首葉次行下方署「風月入玄子著」，「入」爲「又」字之誤，前已論及，不贅。第三行爲回次，第四行爲回目。各回連接。四週單欄。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此書刊刻甚差，錯字多，即回次亦有誤刻處。如第二十三回誤爲第二十五回，第三十三回誤作第五十五回。較之雙紅堂藏抄本，除缺敍、凡例、花案及跋外，錯漏處亦多。此次用爲參校本。此本「玄」字缺末筆，可知爲康熙或稍後刻本。

（三）木活字本　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首四十卷回目。正文首葉首行作「刻」，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三十一回首行作「新刻」。其分卷、各葉行款一如嘯風軒

本，實據嘯風軒本重排，印於光緒年間。

其他坊本有清末京報房印活字本，書名爲《梅夢緣》。又有上海書局排印本。

此書校勘整理情形，詳見校記。至於底本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夠」作「勾」，「搗」作「扨」，「慌」作「荒」，「蹩」作「蹩」，「彎」作「灣」，「餵」作「喂」，「睬」作「採」，「鶴」作「隺」，「早」或作「蚤」，「桌」或作「卓」，「戴」或作「帶」，「癱」或作「攤」，「咿」或作「吚」，「倒」或作「到」，「翻」或作「番」，「緞」或作「段」，「稀」或作「希」，「粧」或作「庄」，「宵」或作「霄」；與「周」、「週」不分，「斑」、「班」不分，「且」、「且」不分，「扭」、「紐」不分，「到」、「道」不分，「賠」、「陪」不分，「第」、「弟」不分，「藉」、「籍」不分，「殮」、「歛」不分，「晌」、「响」不分，「干」、「于」不分，「閒」、「間」不分，「悄」、「俏」不分，「撤」、「徹」不分，「拘」、「拘」不分，「訴」、「訢」不分，「淮」、「准」不分，「兄」、「兒」不分，「簫」、「蕭」不分，「睛」、「晴」不分，「辯」、「辨」不分，「丫」、「了」不分，「日」、「曰」不分，「微」、「徵」不分，「看」、「着」不分，「戴」、「載」不分，「度」、「渡」不分，「玉」、「王」不分，「匹」、「疋」不分，「彼」、「被」不分，「嗚」、「鳴」不分，「已」、「己」、「巳」不分，「贏」、「嬴」、「羸」不分，偏旁「木」、「扌」不分等；以及慣用語詞如「瀛洲」作「嬴洲」，「朦朧」作「矇朧」，「以後」作「已後」，「酒肴」作「酒殽」，「麈柄」或作「塵柄」，「狠命」或作「恨命」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出校說明。

* * *

《浪史》故事梗概如下：

元至治年間，錢塘有秀才梅素先，字彥卿，十八歲，慣愛風月，人稱浪子。官宦世家，父母雙亡，家中只存其母在日抱養爲女之姨妹王俊卿二人過活。一日清明節，浪子與家僮陸姝、晉福外遊，遇西門王監生妻李文妃，驚爲天人，乃以重金買囑與文妃箆頭之待詔張婆子設計，引文妃見浪子。文妃有意，其婢春嬌安排浪子先藏入後門趙大娘家，趁王監生赴郡爲友祝壽時引入房中，遂得歡好。後浪子至趙大娘家探聽文妃消息，知王監生在家。趙大娘招彼留宿成姦，又助彼與其女妙娘通情，三人聯床。

陸姝爲浪子孌童，年十六歲，先通俊卿之侍女紅葉，又求紅葉安排通俊卿。紅葉乃引發俊卿春情，兩女同宿。紅葉言陸姝美好，俊卿請安排相會。王監生上京，文妃與浪子中秋夜相會，對月發誓不相負。文妃又言及其義姐潘素秋之美貌，年二十一歲已守寡事。浪子離家，紅葉即安排俊卿與陸姝幽會。後浪子因縱慾得病，離文妃家。王監生返，文妃縱慾，二月後王監生病亡。

浪子病癒，買通素秋之鄰錢婆，由錢婆定計，教素秋養豬，並觀公母豬交配挑其情慾。又引浪子與其歡好，自此夜夜通行。後素秋因縱慾得病，浪子只得返家。俊卿在家亦與陸姝相姦，無所不至。陸姝謂浪子有大物，善房事，俊卿因求彼安排，假爲紅葉，與浪子行事。後俊卿出嫁，紅葉陪去，陸姝與浪子同眠如夫婦。

浪子又會文妃，再訪趙大娘不遇，見春嬌。春嬌告以妙娘已嫁，趙大娘思女得病身亡。乃會文妃，爲文妃計畫搬運財物及賄賂族長，求改嫁。又遇錢婆，告以素秋病重托送眞容事。素秋知眞容已交浪子，乃逝。文妃終得族長許可嫁浪子。婚後浪子仍通陸姝，又讓文妃與陸姝相

姦。

一日，浪子得世兄濠州司農鐵木朵魯邀約，乃赴濠州。文妃在家，與陸姝縱慾，陸姝病死。浪子見鐵木朵魯，鐵木朵魯介紹其妻安哥並設宴招待之，三人唱和，安哥與浪子皆有情意。是夜，鐵木朵魯侍妾櫻桃、文如先後找浪子相姦，後又通安哥。鐵木朵魯本有意棄家入道，知安哥及浪子之事，遂贈浪子妻及家産，着浪子返家接文妃。浪子回途上岸賞月時，遇唐時人鄭恒、崔鶯鶯夫婦。鶯鶯告以元稹爲其從母兄妹，元稹悦之，求婚不遂，乃作《會眞記》汚之，王實甫、關漢卿又作劇傳之。因世人盛傳，求爲明寃。浪子、文妃抵濠州，鐵木朵魯付托安哥及家事，遂着道衣騎馬西去。浪子乃將家搬返錢塘，與安哥、文妃三人同床共枕。又二年，中進士，告病在家，娶七美人，與二夫人及十一侍妾，共二十個房頭。後見世事不可爲，與兩夫人定計歸隱。於湖上山中見鐵木朵魯，謂已得道，浪子名登仙籍，其夫人侍妾亦爲仙姬，又讓彼隱居處。浪子乃自稱石湖山主，兩夫人爲石湖山君，與世相隔。後其族姪於鄱陽湖中見彼已成仙，囑修潘素秋墓。

浪史叙

天下惟閨房兒女之事、叙之簡策、人爭傳誦千載不滅、何為乎情也、蓋也界以有情而合、以無情而離故夫子刪詩、而存扶蘇子衿、不廢桑間濮上之章、、今可以興觀、可以羣怨、寧非情乎、蓋忠臣孝子、未必盡是真情、而兒女切、、十無一假、則浪史風月正使無情者見之、還為有情、、先篤于閨房擴而充之、為真忠臣、為真孝子、未始不在是、噫、可傳也、客曰、俚詞粗句、安足以語雅道、又玄子曰、不、、也、々之人閒卷無

雙紅堂藏抄本浪史敘

味、便生厭心、一見私情比眤之事、便恨其少、況山林野人、不與學士同其眼力、有通俗可以入雅、未有入雅可以通俗、噫、則此書正以是傳也、西游之放而博、水滸之曲而謀、于情無當總、不如浪史之情而切也、意可傳也、遂付之梓以公天下之有情無情者

又玄子題

凡例 四則

一小說家何啻千計，凡看詩詞、无非襲取旧俗惡套、所以累同者多、深爲可厭、是書也、凡詩俱係集唐、間有新詞、咸依古韻古体、並不抄竊一字、

一、小說家多載冷淡无聊之事、湊集成冊、遂使觀者聽者懵然睡去、即有一二艷事、亦安能驚醒陳摶之專耶、此書篇篇、艷異、且摹擬形容色相如生、遠過諸書萬萬

一是書再三誦讀、風騷極矣、兼有學問、是以文采俗

士相爲珍寶、意是書一出、當便洛门紙貴懸之都门、

非千金吾不售也

一此書疑是元人手筆、以其文情絶韻似西廂也、

浪史

風月軒又玄子著

第一回

雲情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詩曰

紫泉宮殿鎖煙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于今腐艸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花案

浪子

花落水流紅人生大恨事、梅生坐卧花中可無恨矣又能急早回頭陶朱泛五湖平仲入青城較之伏波馬革裹屍誰得誰失語云神龍見首而不見尾梅生之謂歟

鐵木朵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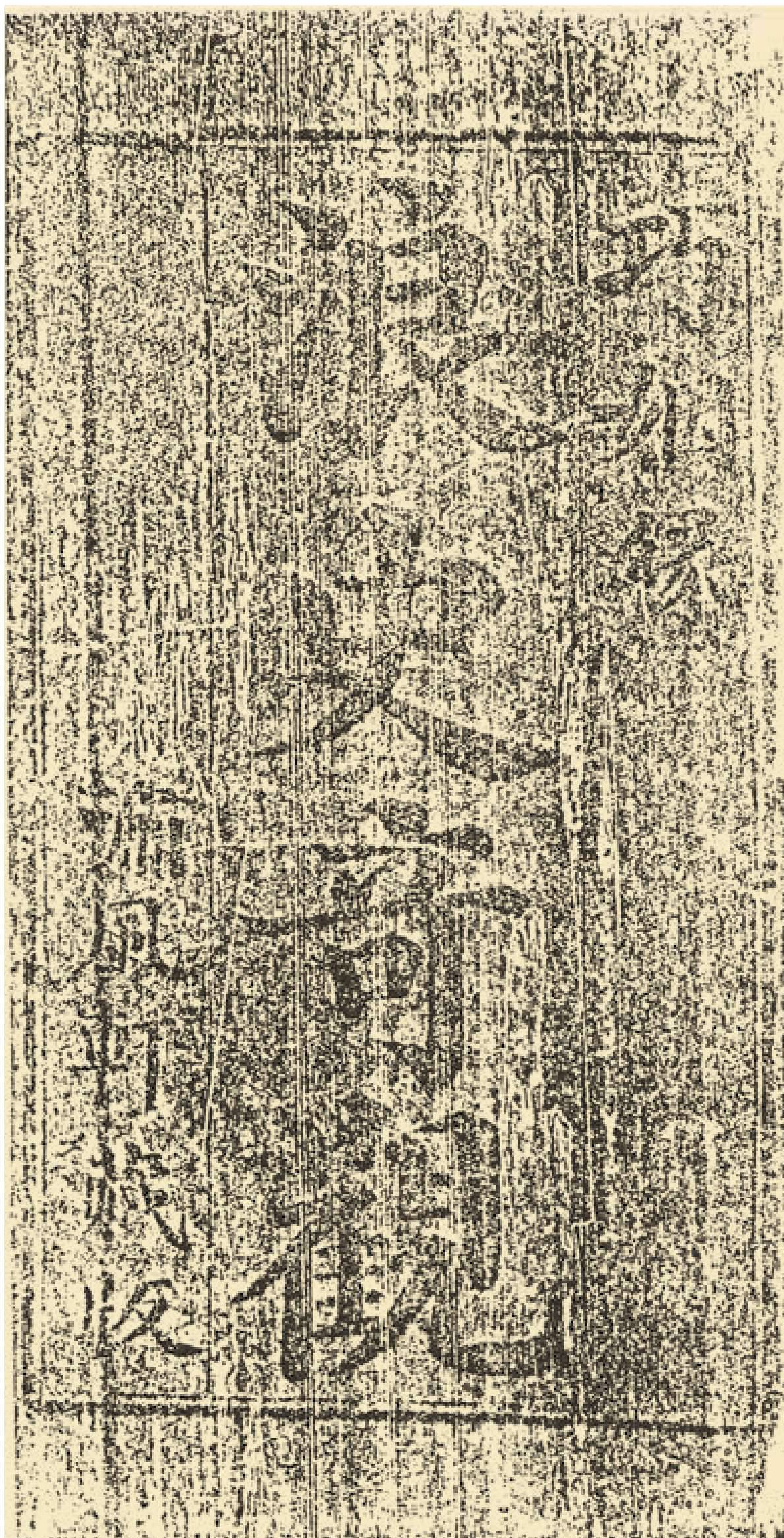
柳姬之識韓翃也一雙俊眼自出塵埃李王孫之以柳姬屬韓雄也以名色付名士飄然長往此胸中涸

浪史跋

相傳、梅生元至治人也梅生千古情人奇姿亦曠代無兩洽窮所以溺淫梅生之謂矣雖然梅生情人也亦英雄人也居遍情痴滿堂風月繡房中忽心范蠡歸湖之計英雄回首即神仙梅生回首乞為大英雄又安能為梁史用之匡扶社稷安邦不為鹽梅舟楫意去者見夷狄氾華奄臨中土舉世皆非不忍屈膝毛首風月閑吟寧為陶潛述酒之意欲論者望下事盡情為也梅生足情不用之忠君濟时僅用之閨

房幃帳帳咸共惜之嗚呼是又烏知梅生者被言天下事已知之矣寧必吾輩主持是真梅生矣吾將以此論梅生題梅生復起不易吾言也

又玄子跋



嘯風軒刊本浪史扉頁

刻全象浪史

風月軒入玄子著

第一回

雲雨得分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詩曰

紫泉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第一回　雲雨嘗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第二回　玉樓人中途相遇　小安童隨後跡蹤

第三回　李文妃觀場勸與　浪婆子拾個傳消

第四回　春嬌計定在家閒　浪子道言有玉郎

第五回　俏書生夜赴佳期　俊嬌娘錦帳承恩

第六回　梅彥卿玉劍鮮類　趙大娘操眉勾引

第七回　狂蜂兒既採梅花　蝴蝶兒又思貪女

第八回　鐵那漢机鋪得消　趙道姑倒戲進帶

第九回　大娘與透繡紋　素嬌要拼書生

雙紅堂藏木活字本浪史目錄

刻

風月軒入玄子著

第一回

雲雨傳令胡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詩曰

紫泉宮殿鎖烟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首

浪史奇觀 卷一

風月軒入玄子著

第一回

雲雨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詩曰

紫泉宮殿鎖烟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口浦　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這八句詩。是唐朝。李商隱題隋宮的詩。這隋煬帝。歷麗慆淫佚。放志蕩營東宮。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多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所在有留香草。又築

浪史奇觀　卷一

風月軒入玄子著

第一回

雲雨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詩曰

紫泉宮殿鎖烟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這八句詩。是唐朝李商隱題隋宮的詩。這隋煬帝。歷麗惛淫侈放志蕩。營東宮。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多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所在有留香草。又令

浪史敍

天下惟閨房兒女之事。敍之簡策。人爭傳誦。千載不滅。何爲乎。情也。蓋世❶界以有情而合。以無情而離。故夫子删詩。而存扶蘇子衿。不廢桑間濮上之章已。今可以興觀。可以群怨。寧非情乎。蓋忠臣孝子。未必盡是眞情。而兒女切切。十無一假。則浪史風月。正使無情者見之。還爲有情。情先篤於閨房。擴而充之。爲眞忠臣。爲眞孝子。未始不在是。噫。可傳也。客曰。俚詞粗句。安足以語雅道。又玄子曰。不不也。今之人開卷無味。便生厭心。一見私情比昵之事。便恨其少。况山林野人。不與學士同其眼力。有通俗可以入雅。未有入雅可以通俗。噫。則此書正以是傳也。西遊之放而博。水滸之曲而謀。於情無當。總不如浪史之情而切也。意可傳也。遂付之梓。以公天下之有情無情者。

又玄子題

校記

❶「世」原作「也」，據大連圖書館藏日本奚疑齋抄本改。

凡例 四則

一。小說家何啻千計。凡有詩詞。無非襲取舊俗惡套。所以累同者多。深爲可厭。是書也。凡詩俱係集唐。間有新詞。咸依古韻古體。並不抄竊一字。

一。小說家多載冷淡無聊之事。湊集成冊。遂使觀者聽者懵然睡去。即有一二艷事。亦安能驚醒陳摶之夢耶。此書篇篇艷異。且摹擬形容。色相如生。遠過諸書萬萬。[1]

一。是書再三誦讀。風騷極矣。兼有學問。是以文采俗士相爲珍寶。噫。是書一出。當使洛門(陽)紙貴。懸之都門。非千金吾不售也。

一。此書疑是元人手筆。以其文情絕韻似西廂也。

校記

❶「萬萬」原作「萬」，據大連圖書館藏日本奚疑齋抄本加一「萬」字。

浪史目錄①

校記

❶ 底本原無此一目錄，今合正文回目補。

浪史

風月軒又玄子著

第一回　雲雨[1]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詩曰

紫泉宮殿鎖煙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這八句詩。是唐朝李商隱題着隋宮詩。這隋煬帝靡麗慆淫。情放志蕩。營東宮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所在

有留香草。復築西園。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島。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奢華。宮樹至冬凋❷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變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芰荷菱芡。乘輿臨幸。則去水面布之。十六院競以聲華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夜月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窮極奢侈。後世莫及。帝嘗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砍之。後爲宇文化及弑於江都。富貴終爲他有。後鮑容題一絕以嘆云。

柳塘煙起日西斜。竹浦風回雁弄沙。
煬帝春遊古城在。舊宮芳草滿人家。

又劉滄經煬帝行宮。亦題一律以嘆云。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

香消南國美人盡。　怨入東風芳草多。
綠柳宮前垂露葉。　夕陽江上浩煙波。
行人遙起廣陵思。　古渡月明聞棹歌。

說話的。爲何今日說起這段❸話兒來。自家今日不爲別的說。只因元朝至治年間。錢塘地方。有一小秀才。這個小秀才。不說他便休。要說他不打緊。有分叫。不周山柱倒。錢塘水逆流。正是。

看取漢家何事業。　五陵無樹起秋風。

畢竟這秀才姓甚名誰。做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隋煬帝也爲風流。這個小秀才也爲風流。

校記

❶「雨」原作「情」，據嘯風軒刊本（以下簡稱「嘯風本」）、雙紅堂藏木活字本（以下簡稱「雙木本」）、坊刊本改。

❷「凋」原作「彫」，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❸「段」原抄作「股」，又改作「般」，眉批校記云：「般當作段」；今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第二回　玉樓人中途相遇　小安童隨後尋踪

集唐五言律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
傳語桃源客。人間天上稀。
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

話說這個小秀才。姓梅。雙名素先。字彥卿。年止一十八歲。因他慣愛風月中走。自此人都叫他做浪子。今日且把他來當做浪子相稱。說這浪子父親。他也曾做到諫議大夫。爲因惡了鐵木御史。奏聞英宗皇帝。罷歸田里。不幾年間。夫婦雙亡。這諫議大夫在日。曾抱一個姪女作繼女。如今已年十六歲了。叫做俊卿。與這浪子如親姊妹一般。在家只有二

口。一日。正是清明佳節。你看乍雨乍晴。不寒不暖。遍樹黃鶯紫燕。沿階柳綠桃紅。眞個好景致也。那浪子對着妹子道。吾今日出去閒耍一番便回。妹子道。隨着哥哥便了。浪子隨即整了衣巾。喚陸姝❶晉福兩個跟隨。別了妹子。出得大門。望東走來。你道好不作怪。正是。

有緣千里相會。　無緣對面難逢。

只見紅紅綠綠的。一班走將過來。你道是甚色樣人。這的是王監生家掃墓。許多婦人穿着新奇時樣的衣飾。濃抹淡妝走哩。到這個所在。兩邊恰好遇着。浪子迴避不及。站在階側。却又偷眼瞧着內中一個穿白的婦人。近二十多年紀。眼橫秋水。眉揷春山。說不盡萬種風流。話不盡千般窈窕。正如瑤臺織女。便似月殿嫦娥。浪子一見。魄散魂飛。癡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不曾見這一個婦人。可惜不做我的嬌妻。好心肝。這一條性命兒。却送在你身上也。晉福哼哼的暗笑道。吾們相公。今日又

着瘟也。浪子道。陸姝。你與我遠遠隨去打聽一番。這是甚的人家。訪問端詳。得他搿了一會兒。便死也休。你道陸姝是誰。這陸姝年只十六歲。生得俊俏如美婦人。最是乖巧聰明。浪子十分愛他。如夫婦一般的。當下陸姝應道。相公說的話。我便去。不多時。却早轉來。浪子道。陸姝。你訪的事怎麼。陸姝道。告覆相公。這起宅眷不是別家。是西門王監生家。這個年幼穿白的。就是監生娘娘。因去北門外拜墓。在此經過。他這跟隨的小廝。曾與我做個同學朋友。說的是眞。我又問他。這個老媽媽是誰。他說是女待詔。吾家娘娘平日極喜他。一刻也暫離不得的。吾又問他。媽媽姓甚名誰。他道姓張。住在南灣子口。却又不曾與他說甚。不知相公怎的意思。浪子道。你也道地。陸姝道。依着陸姝說起。這個關節都在張婆子身上。浪子道。你也說得是。吾且回去。再作區處。當時三人即便回來。正是。

數句撥開山下路。片言提起夢中人。

畢竟後來不知怎生計較。且聽下回分解。

好一個陸姝。可爲中軍謀主。去得去得。

校記

❶「陸姝」原作「陸珠」，下文又或作「陸姝」，各本皆然。因下文（第二十九回）李文妃曾引《詩經・齊風・東方之日》「彼姝者子」，解釋陸姝命名之由，故知「姝」字爲是。以下統一逕改作「陸姝」，不贅。

第三回　李文妃觀陽動興　張婆子拾簡傳情

集唐五言二絕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
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又

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欲識懷君意。明朝訪楫師。

却說浪子走到家中。妹子接着。討午飯用畢。又討茶吃。浪子對着妹子道。向久不曾篦頭。明日要喚一個待詔來。外邊有個女待詔。倒也是好。妹子道。哥哥隨便。兩個各自歸房。當日無事。次日早飯畢。浪子着陸姝去喚張婆子來。說話間。婆子早到。相見畢。張婆子便走到房中。與浪子

篋頭。兩個言三語四。說話中間。浪子道。西門王監生家。你可認得麼。婆子道。王相公娘娘叫李文妃。一刻也少不得我。昨日掃墓。請吾同去。怎麼不認得。不知相公問他怎的呢。浪子道。問他自有緣故。婆子急忙篋頭畢。又道。相公問他怎的。浪子便取出五兩重一錠雪花細絲。擺在桌上道。送與媽媽的。婆子道。相公賞賜。老身怎用許多。決不敢受。浪子道。權且收下。有事相懇。倘得事成。尚有重謝哩。婆子即便收起道。相公有甚事幹。老身一力承當。浪子道。昨日見了李文妃這寃家。魂靈兒都隨了去。特請婆婆計議。怎能夠與他弄一會兒。相謝決不輕少。婆子聽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笑嘻嘻的道。相公眞個要他麼。浪子道。眞的。婆子附耳低語道。只是這般這般。便得着手。浪子首肯再三道。事成後當重謝媽媽。那婆子話別去了。當時浪子戴了巾。穿了上色衣服。足踏一雙朱紅履。手把一柄湘妃扇。掛了一個香毬。叫着陸姝。飄飄颺颺。竟到王

家門首經過。却說李文妃年紀不多。更兼是性格聰明。更好戲耍。那時分還是淸明節候。街中男女往來不絕。文妃便在門首側屋裡掛了朱簾。請着張婆子。與幾個丫鬟。看那南來北往的遊人。正見浪子走過。生得眞好標致。裝束又淸艷。心裡却有幾分愛他。便對婆子道。這個小年紀的。想是甚家貴宦公子。婆子乘機道。這個秀才。便是梅諫議的公子。年方十八。甚是有才。老媳婦也在他家往來。知他慣愛風月。見了婦人。便死也不放下。文妃道。想是少年心性都是如此。婆子道。正是。文妃聽罷。半晌不語。不知想着甚的去了。口問心。心問口。想道。有這樣可愛的小官家。嬌滴滴的。與他被窩裡摟一會。抱一會。弄一會。便愛殺了我。這丈夫要他甚的。婆子道。他說認得你哩。文妃笑道。秀才家要說謊。那裡認得我來。婆子道。便是前日掃墓見來。文妃道。他可說甚的麼。婆子道。他說你標致。世間罕有的。可恨我沒福。却被王家娶着了。文妃笑道。不

是他沒福。婆子道。不是他沒福。是誰沒福。文妃含笑不語。少頃。文妃又道。他可問我甚的。婆子道。他問你性格何如。年紀許多。我道。人家內眷。不好對他說得。文妃道。就說也不妨。婆子笑道。不瞞你。吾實對他說了。說你性格聰明。年止十九歲。他道可愛可愛。文妃道。男子漢最沒道理。不知他把我想着甚的去了。當晚收簾進去。一夜睡臥不着。想道。怎能彀得他這話兒。放在這個裡抽一抽也好。次早飯畢。婆子也到。又掛起朱簾。兩個坐定。只見浪子又走過去。今日比了昨日更不相同。又換了一套新鮮衣服。風過處。異香馥馥。那婦人越發動火了。又自想道。我便愛他。知他知我也不知呢。那婦人因爲這浪子。却再不把簾子來收。從此連見了五日。也不在話下。那簾子對門恰有一東廁。❶一日。浪子便於廁中。斜着身子。把指尖挑着麈柄解手。那婦人乖巧。已自瞧見這麈柄。紅白無毛。長而且大。不覺陰戶興脹。騷水直流。把一條褲兒都濕透

了。便似水浸的一般。兩眼朦朧。香腮紅豔。不能禁止。浪子便了。臨行。袖中不覺的落下一柬。他也不知。竟走了去。婆子便揭開簾子。拾了這柬道。原來是甚的書柬。却落在此。反覆一看。却沒有封皮。遞過文妃道。娘娘可看一看。若不是正經書柬。省得老媳婦又到他家還去也。文妃接過手來。打開看時。不是甚書。却是一副私書。便送與文妃的。正是。

故將挫玉摧花手。　來撥江梅第一枝。

當時有曲名殿前歡爲證。

纔出門兒外。早見了五百年相思業債。若不是解褌帶露出風流態。這寃家怎湊滿懷。更兼那至誠書撇塵埃。拾柬的紅娘在。針線兒從今引進來。須叫他春性難埋。管叫他愁情無奈。❷

畢竟後來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李文妃端的是一個妙人。不知這婆子也是一個妙人。所以便成此事。

童癡云。便不得共枕同床也。在我跟前站站兒也是好。余云。只恐站在跟前。又要同床共枕哩。李卿以爲何如。

校記

❶「廁」原作「廝」，據下文及嘯風本、坊刊本改。

❷「針線兒」以下，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皆作「裡分明遊玩只見他素性聰明那時節愁悶心變」。

第四回　春嬌計定在桑間　婆子遺書招玉郎

集唐七言律

懶修珠翠上高臺。[1]　看月連娟恨不開。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不是愛花即欲死。　只恐花盡老相催。
今夜西齋好明月。　嫩蕊商量細細開。

話說文妃接過一看。你道上寫着甚的。書道。

素先再[2]拜。奉達文妃可人粧次。前於中途。遙拜尊顏。恍疑仙子。猿馬難拴。千金之軀。雖未連袂。而夜夜夢陽臺。久已神交矣。幸惟不棄。敢走數字相聞。

文妃看畢。自思道。他也有我的心哩。不枉了我這番心腸。便把書兒藏

在袖中。對着婆子道。沒正經的。婆子笑道。想是哄我。待我再與別個一看。便來袖中取那柬帖。文妃搶住。死不肯放。道。婆婆。這裡不是說話去處。吾與你到房裡去。那時還你。兩個拖拖拽拽。走到房裡去。文妃却喚走使的都❸出去。只留一個心腹使女春嬌。與那婆子。三人立着。文妃道。吾有心腹事對你兩個說。你若成得。自有重賞。兩個道。你說出來。却是甚的。文妃道。這個梅相公。吾也看上了他。他也看上了我。這封柬帖是一封私書。婆子對着春嬌道。這事有何難處。但要重重賞賜。我兩個保你成就。文妃道。乾娘。只依着你便了。婆子道。他既有這封書。娘子可寫一封回書。約他一個日期。只是一件。沒有門路進來。是怎麼好。春嬌道。不妨。後門趙大娘只有女兒兩口。便是藏得的。近晚留到房裡。與娘娘相會。却不是好。況這趙大娘。平日又是娘娘看顧的。把這一段情由與他說了。再把四五兩銀子與他。保着無辭。婆子道。這個却好。文妃道。

既然如此。你便與他說一句。來回覆我。當時封付五兩銀子。春嬌拿去。走到趙大娘家裡。只見大娘手持銀釵一股。坐在那裡沈吟。春嬌向窗前叫一聲。大娘。你在這裡看那釵何用。大娘說。我娘女二人。做些女工。不夠過活。謝娘娘時時周濟。愧沒甚相報。不好再去纏他。今日缺少魚菜。要將此釵去當。所以沈吟。春嬌就笑道。湊巧湊巧。我有些銀子借你用。何如。便將五兩頭向桌子上一丟。趙大娘忙說道。你那裡來的。春嬌扳着大娘耳朵。輕輕說道。如此如此。大娘思量了半晌。說道。不妨。只是銀子不好受得。春嬌把銀子向大娘袖中只一推。連忙便走回來。微微笑道。娘娘。他已應允。他道。平日得了許多看顧。今日怎麼好受這個銀子呢。是我再四推與他。他只得承受了。文妃道。好個幹事的丫頭。後日好好尋一個丈夫與你。春嬌笑道。相公我也瞧見了幾次。也愛他幾分。後來倘有一斑半點。娘娘不要吃醋。便是賞賜了。文妃道。小丫頭。休要弄

舌。隨取金鳳箋壹方。寫道。

妾李氏斂衽百拜。奉答彥卿郎君尊前。人生歡樂耳。須富貴何爲。妾命薄。天不我眷。不以妾與郎君作佳兒佳婦。顧與俗子拈酸作對。豈不悲耶。[4]一見芳容。不能定情。繼讀佳翰。驚喜相半。期約在後日十三夜。與君把臂談心。莫教辜負好光陰也。謹奉香囊以示信。

寫畢。用着嬌嬌滴滴的手兒。去拿着風風流流鶯鶯燒夜香的囊兒。并做一封。又取出白銀四錠。與那婆子道。這個權做買茶吃。你去對梅相公說道。你也有心。我也有心。後日吾相公入郡。去友家祝壽。可來一會。婆子道。感謝許多銀子。我自去傳付與他。話畢自去了。文妃又買(賞)了春嬌。自去睡着。閉了眼想道。好寃家。得他來。把那好卵兒放在毬裡。再不許他停頓。直弄殺他便了。想了一會。把一個枕頭兒揜定

親一會。牝戶發癢。着實難熬。又自勉強按定。那日王監生不在家裡。在朋友家飲酒。直至二更方回。那婦人熬了半日。正待丈夫歸來掃一個興。不意丈夫大醉。行不得了。婦人把這柄兒含一會。咬了一口。自家去裡床睡了。方纔合眼。只見浪❺子笑嘻嘻走將進來。婦人道。心肝。你來了麽。浪子應了一聲。脫去衣服。走到床上。就要雲雨。那婦人半推半就。指着丈夫道。他在這裡不穩便。吾與你東床去耍子兒。浪子發怒。望外便走。婦人急了。雙手連忙搿住。睁開眼看時。却原來一夢也。搿的便是癡醉不醒的丈夫。文妃把丈夫搖了兩搖。只是不醒。文妃嘆了一口氣。癡癡迷迷。半睡不睡的過了一夜。次日監生備了禮盒。分付了家裡。隔夜下船去了。話分兩頭。說這張婆子拿着香囊柬帖。逕到浪子家裡來。浪子領到他房中去。問道。事體若何。婆子道。只管索謝金買喜酒吃去。浪子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既說出。決不負你。婆子便把那細數根

由。一一說了。道。叫你到後門趙大娘家等候。却把香囊書帖付與浪子。道。這個不是容易得的。浪子接得過來。如同珍寶。笑吟吟的拆開。看了這個香囊兒。便愛殺了。又看了這書。道。生受婆婆了。謝天地。今日打扮着做新郎去也。兩個却就分別。不覺的過了一日。又是一日。正是十三日了。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畢竟當晚可曾去也不去。且聽下回分解。

積想成夢。傳神。

雜集云。有一婦人與所謂羅長官者密甚。一夕長官不至。婦人不能自已。乃以蘿蔔當長官自娛。嗚呼。蘿蔔可以當長官也。枕兒亦可作浪子耶。

校記

❶ 此句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皆作「人生爭望四時景」。

❷ 「再」原作「載」，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❸ 「都」原作「却」，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皆作「多」，據原書眉批按語改。

❹ 「耶」原作「那」，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❺ 「浪」原作「娘」，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第五回　俏書生夜赴佳期　俊嬌娘錦帳重春

集唐七言絕句二

滿檻山川漾落暉。　榴花不發待郎歸。
中宵能得幾時睡。　又被鐘聲催着衣。
起行殘月影徘徊。　苑路青青半是苔。
自今以後知人意。　一日須來一百廻。

且說當夜文妃分付奴僕道。相公不在家。汝等各宜早歇。男人不許擅入中堂。女人亦須不離內寢。毋得輒便私自往來。衆皆聽命。又分付衆丫鬟道。今晚只留春嬌一個在房裡住。你們都去廂房裡睡着。人定後。婆子與浪子已在趙家等候。文妃叫春嬌鋪好衾帳。焚一錠龍涎香餅。自家也打扮得整齊。只見浪子已進來了。春嬌閉了中門。又閉了房門。

自去睡了。却說浪子進得房來。兩個禮畢坐定。浪子倒覺有些害羞。怎當這個婦人家水性楊花。見了這樣俊俏書生。猶如餓虎一般。粉臉通紅。說不出甚的言語。便要雲雨。揜住浪子。把臉偎在浪子臉上。低低叫道。心肝。脫了衣服罷。浪子也揜住了。親一個嘴道。心肝。你也脫了衣服罷。只見那婦人急忙忙除了簪髻。❶脫了衣服。露着酥胸。浪子又道。主腰兒一連除去。文妃也就除去了。浪子道。膝袴也除去。文妃把膝袴除下。露着一雙三寸多長的小脚。穿一雙鳳頭小紅鞋。浪子道。只這一雙小脚兒。便勾了人魂靈。不知心肝這話兒還是怎的。快脫了袴兒罷。文妃道。到床上去。吹滅燈火。下了帳幔。那時除去。浪子道。火也不許滅。幔也不許下。袴兒即便要脫。這個要緊的所在。倒被你藏着。兩個扯扯拽拽。只得脫了。露出一件好東西。這東西豐厚無毛。粉也似白。浪子見了。麈柄直豎。約長尺許。也脫得赤條條。婦人道。好張大卵。趦到毯裡去。不

知死也活也。不知甚的有趣也。兩個興發難當。浪子把文妃抱到床上去。那婦人仰面睡下。雙手扶着麈柄推送進去。那裡推得進去。你道怎的難得進去。第一件。文妃年只十九歲。畢姻不多時。第二件。他又不曾產過孩兒的。第三件。浪子這卵兒又大。因這三件。便難得進去。又有一件。那浪子卵雖大。却是纖嫩。不比那一分不移的。當下婦人心癢難熬。望上着實兩銷。挨進大半。戶中淫滑。白而且濃的汎溢出來。浪子再一兩迭。直至深底。間不容髮。戶口緊緊箍住。卵頭又大。戶內塞滿。沒有漏風處。文妃幹到酣美之際。口內阿呀連聲。抽至三千多回。那時陰物裡溜了一蓆。這不是濃白的了。却如雞蛋清。更兼一分淡胭脂色。婦人叫道。且停一會。吾有些頭眩。浪子正幹得美處。那裡肯停。又淺抽深送。約至二千餘回。婦人身子搖擺不住。便似浮雲中。浪子快活難過。却把卵頭望內盡根百餘送。不顧死活。兩個都按捺不住。陽精陰水都洩了。和

做一處。滾將出來。刻許方止。此一戰如二虎相爭。不致兩敗俱傷者幸矣。文妃把白綾帕拭了牝戶。又來揩麈柄。對着浪子道。心肝。我自出娘肚皮。不曾經這樣有趣。我那王郎止有二三寸長。又尖又細。迭了三五十次。便做一堆。我道男子家都是一樣的。浪子道。噫。至死不見天日。不獨姐姐一個。婦人道。心肝。你甚的標致。卵兒又甚的粗胖。鐵石也似不倒。却又白嫩無賽。柄根無毛。似孩兒家一般的有趣。正對着吾的毬搗進去。處處塞滿。又難得洩。眞個快活死人也。吾那日見你解手。恨不得一碗水吞你肚裡去。連累我騷水直淋。至今桃紅袴兒還不曾淨。夜夜夢你。不能夠着實。若當初與你做了夫妻。便是沒飯吃。沒衣穿。也拚得個快活受用。浪子道。你這話兒又嫩又緊。箍得卵頭兒緊緊的有趣。兩個話到濃處。興又動舉。再把柄兒送進去。抽送四千多次。毬又大洩。放了一戶。兩個沒有氣力。叫醒春嬌。拿着帕子。把兩個都揩淨了。惹得春

嬌騷水也便直淋。可恨的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却早雞鳴了。慌忙披衣起來。文妃道。一有空隙。便來請你。你須便來。不要走了別路。浪子道。理會得。不須叮嚀。兩個又不忍相別。婦人把玉柄偎在臉上。吮咂一回。咬嚼一回。不肯放下。道。你須再來。吾與你便是夫妻了。浪子也不忍去。只管把他來𢱢。又把牝戶來捏。旁邊立着春嬌。向前道。後會有期。天已黎明。別了罷。兩個只得放了。文妃把一雙紅繡鞋。便是隨常穿的。送與浪子。浪子接來袖了。文妃又把那日騷水淋漓的桃紅袴兒。送與浪子。浪子即便穿了。浪子却把頭上玉簪一枝。送與文妃。含淚而別。正是。

兩人初得好滋味。　朝朝暮暮話相思。

校記

❶「髻」原作「髻」，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第六回　梅彥卿玉樹輕頹　趙大娘翠眉勾引

集唐五言律

長眉留桂綠。丹臉映蓮紅。
夜愁生枕蓆。春意罷簾籠。
亂雲低薄暮。柔情已暗通。
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

話說浪子走到趙大娘家。謝了趙大娘。一逕歸家。妹妹方起。接着浪子道。哥哥昨夜怎的不歸。浪子道。友人留飲。不覺夜深沈醉。便留宿他家。話畢。浪子走到房中去。麈柄不覺有些疼痛。你道怎的疼痛。不知文妃的話兒小。浪子這柄兒大。他兩個一大一小。又不顧死活的弄了一會。不覺擦傷了些。所以疼痛。當下浪子便取甘草湯來淨過。把汗巾輕輕

拭乾。討一杯人參湯吃了。自睡了一日。不覺的日月如梭。又過兩月。一日浪子想起文妃。不覺動興。分付家裡道。吾往友家去。若是夜深了。便當留榻友家。不要伺候的來了。只見浪子打扮得齊整。走將出去。你道他到那一家去。他不到別家去。竟到趙大娘家。打聽文妃消息去。却說這趙大娘。是借王監生房屋住的。他也生得風流俊俏。三十三歲。沒了丈夫。守寡在家。却有一個女兒。叫做妙娘。因他生得標致。都叫他做賽西施。年只十六歲。更有一個小廝與一個小丫鬟。別無他人。當日。浪子到了他家。袖中取出拾兩銀子。謝了大娘。又問。王監生可在家麼。大娘道。在家裡。浪子道。文妃可有甚的言語麼。大娘道。自那日別後。也不曾看見。只有春嬌時常出來問相公。也沒甚的話。兩個言三語四。說了半晌。不想這個婦人也看上了浪子。你道他怎麼也看上了。他是三十三四歲❶的婦人。一向沒有丈夫幹那話兒。見了這個俊俏小官人。又曉

得他麈柄好處。更會風流。便十分愛他。對着浪子道。感謝相公不盡。妾有一個小敬意。却不嫌了怠慢。千萬款坐一會。浪子道。怎麼生受大娘。却是不當。大娘道。款待不週。千乞恕過。便去叫小廝買長買短。不多時。天色晚了。酒肴都完備整齊。叫着女孩兒去下房坐地。自家來陪着浪子。對面坐定。一杯二杯。也無言語。第三杯酒。却是大娘親手遞與浪子。道。多謝相公厚意。聊敬一杯。浪子飲過。也答着一杯道。感承美意。特借一杯權作答耳。兩個又吃了四五杯酒。那婦人春興不能禁止。却把酥胸半露。眉來眼去。帶着笑顏把了一杯酒。對着浪子道。妙人。你在我手裡飲一杯者。那浪子也有些動興。竟吃了一杯。接過杯來。斟了一杯酒道。吾娘。你也在我手裡吃一杯者。大娘笑吟吟。也吃了一杯。浪子便走過來道。吾與你並肩坐了罷。兩個坐了。便走去捻手捻脚。引得那婦人雲情雨意。一時勃發難當。倒把浪子便如㝃兒子的一般。摟在懷裡。浪

子是個春風性兒。見了這個如花似朵的後生寡婦。也不能禁止。他兩個摟搿做了一塊。不顧甚的瞧見。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鴦雲雨百年期。

畢竟當下兩個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人道年少的愛浪子。不知中年的更愛着浪子哩。

校記

❶「歲」字原無，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加。

話說那婦人掽住浪子道。心肝兒。吾聞得你年紀雖小。却倒有本事。吾與你弄個高下。婦人放了手。發付小厮睡了。又叫女兒與小丫鬟去下房安置。自家閉了房門。與浪子脫去衣服。見了這張好卵。頰腮通紅。就是一口噙得下。自家也脫得精赤條條。坐在浪子身上。淋了兩股騷水。浪子道。你且仰面睡下。那婦人即便睡下。只見毯兒兩邊脹滿。休休吸動。浪子却把舌尖餂括。這婦人那裡熬得。叫着浪子道。吾的親肉兒子。兒子心肝。老娘熬不得了。你快把大卵送進老娘毯裡去。㨮我一個快活。便愛殺了兒子。浪子道。兒子在這裡餂娘的毯。却又餂括了半晌。餂得婦人不能過活。只管把身軀推扭。浪子却纔捧了婦人。連親了四五個嘴。把卵在毯邊研弄。不放進去。那婦人便似求告爹娘的一般道。吾

的心肝。吾的親親性命心肝。你娘熬不得這苦。快些𨁽進去還好。再遲一會。便要死了。浪子只是不顧。婦人便咬了一口。罵道。天殺的。短命的。怎麼不放進去。求告了一回。毒罵了一會。浪子把指頭去摸那牝戶。却如濃涎一般的牽牽連連。只管溜出。那時浪子方纔昂起卵頭。直𨁽進毬根裡去。那婦人大叫一聲。癱了手脚。如死的一般。只憑他幹。口裡不住的伊呀連聲。吞進吐出。抽了四五百回。一洩如注。撲倒床上。婦人道。好心肝。眞個會𨁽哩。自幼嫁了丈夫。沒有這般快活。不想到守了幾年寡。遇着心肝。這一張大卵。𨁽得我心癡意迷。兩個鬪了一會。坐起拭乾了。聽得外面已打二鼓。浪子道。你令愛却在那裡睡。婦人道。在下房睡。問他怎的。浪子道。幹了老娘一會。已自爽利。却得妹妹這香噴噴緊俏俏的毬兒。在那卵頭上戴一戴。一發爽利。婦人道。你這張大卵比了別的。已大了一半。吾還經得起。吾那女兒是小小的雛兒。怎當得這個大

風浪。浪子道。不妨。差不多年紀兒。難道便欺了他。吾如今把這嫩卵。與他開了黄花。却不慣了。婦人道。吾却愛了心肝。就憑着你。你兩個年紀又相做。容貌又相配。你兩個做一對小夫妻去。如今却要拜吾做岳母哩。浪子笑道。好個岳母。女婿與女兒毽毽。岳母却來拾頭。婦人道。倒是先姦岳母。後娶其女。却有罪哩。又把卵來含了一會。道。你嘗了老娘的滋味。又要嘗女兒的滋味。却不受用了你。浪子道。伏侍老娘。管待女兒。却不難爲了他。婦人道。你却有甚難爲。只恐難爲了我這女兒哩。若是難爲了他。把他弄壞了。便是十個也賠不起。兩人戲了一回。硬着卵。浪子便走到下房來。那婦人隨後起來聽着。畢竟他兩個不知怎的結果。且❶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且」字原無，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加。

話說這女兒妙娘。聽得兩個驚天動地。嚇得心驚膽戰。自家按了一會。不覺的睡去。那浪子走到下房。不去驚醒那丫鬟。逕到床上揭開被蓋。撲在身上。把香腮一口。那女子夢中驚覺道。是誰。浪子道。是你的心肝。妙娘見了浪子。便問道。你來做甚麼。浪子道。借我的心肝毬兒幹幹。妙娘把身子側轉。只管推開浪子。那婦人便走到床前道。吾兒。做了婦人。前後有一日的。從了罷。妙娘道。他要做甚的。便有娘在。怎麼又來纏我。我不去。婦人道。癡兒。前後有一日的。他這卵兒雖大。却倒棉花似軟的。放在那個裡。也不疼。也不痛。預把這好卵兒弄慣了。後日嫁了丈夫。不受那硬卵的氣。妙娘道。羞人答答的。怎麼好。婦人道。有甚羞處。做了女子。便有這節。你娘先與他幹了。我也愛他。把做心肝來叫。你却不愛這

個標致書生。却不錯過。妙娘方纔翻過身來。對着浪子道。你須慢慢哩來。浪子道。吾自曉得。卵頭上抹❶些津唾。推了半晌。進得寸許。❷妙娘道。忒急了。浪子便緩緩抽送。又進寸許。妙娘道。有些疼痛。住了手罷。浪子道。住不得。又抽又送。却又進了三寸許。妙娘覺道難過。星眼矇曨。眉頭雙蹙。對着婦人道。娘。叫我怎麼好。婦人道。吾那嬌嬌的兒子。吾當初頭一次也是這般的。熬了一會。後次就不痛了。浪子又抽又送。却到根頭。你說這女子小小東西。受了這張大卵。怎當得起。覺道裡邊迸急。對着浪子道。好哥哥。饒了奴罷。浪子那裡肯罷。又抽了百餘回。星紅點點。香凝滿蓆。妙娘道。如今還不住手。直待怎的。浪子道。未哩。直待毬來便休。妙娘道。娘呵。我那裡過得。代我一次。那婦人一則惜這女子。二來也是動興。便走到床上。仰面睡着。豎起雙脚。捧過浪子來到自家身上。去把卵挿進毬裡去。抽了五百多次。婦人又呷呷呀呀起來。那女兒見了。

也便發興。不覺騷水出來。便扯浪子過去。浪子便移過身來。也抽了五百多回。那女子初然動興。也却熬過。到後終是難熬。推着浪子道。你原過去。浪子正恐弄壞了他。沒盡興處。便走過去。極力抽送二千多次。方纔洩了。你道這一次怎的甚是堅久。原來起手已幹了一次。這是第二陣了。却又不曾停。實自然難得出來。三人起來。叫丫鬟燒了湯。淨了脚。已是❸五更天氣。三個一床睡着。畢竟醒來還是怎的。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抹」原作「沫」，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下文偶見此例，逕改，不贅。

❷「許」原作「計」，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及下文改。下文偶見此例，逕改，不贅。

❸「是」原作「自」，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聞(鬪)鵪鶉　曲

小丫頭家。口没遮攔。一味裡的。言語傷殘。走了機關。好不羞慚。逞着這綠窗人靜。雲雨巫山。他做了半腰裡的鐃頭。你做了一杯兒裡的添番。

次日。趙大娘把浪子鎖在下房。或遇早飯中飯開了門。不多時。依舊鎖了。你道他們作怪的事。也是春嬌的造化。白白裡拾一個好表子。那日只見春嬌急奔奔的跑到大娘家裡來。對着大娘道。借個泉鉢用用。不想這個泉鉢。眞是緣分偶然。却鎖在下房。那婦人自想道。要說在下房。開門時。却不露了那人。要說没有。他決不信。那時也瞞不過了。索性把春嬌也做一會罷。對着春嬌低低道。嬌姐。吾有一句言語對你說。春嬌

道。說甚的。婦人道。梅相公想你哩。春嬌道。想吾甚的。莫不是想謝我也。婦人道。想你雲雨。春嬌道。這個怎麼使得。婦人道。你說那裡話。正主兒尚然如此。況是走使的。吾也是沒丈夫的。你也是沒丈夫的。兩個病則一般。你吾眞人前說不得假話。逞着梅相公這個好丰儀。大家幹一會。却不是好。春嬌低着頭道。梅相公係是標致的。但恐被人覷破。婦人道。此事只是你知我知。有誰覷破。春嬌道。如今相公在那裡。婦人道。在這下房。春嬌道。怎麼在下房。婦人道。他爲你走來。恐人瞧見。故此鎖在下房。吾正欲尋你。你正來得好。春嬌却不開口。婦人道。泉鉢在下房。你去側屋裡等着。我把這泉鉢與你便了。却與他相見。春嬌點頭。便去等着。婦人開了房門。對着浪子道。春嬌來了。你也樂❶他一樂。不然走了風聲。許多不好看相。浪子道。正沒消閒處。叫他進來。當時婦人把泉鉢與春嬌便了。却送春嬌到下房去。依舊鎖了這門。走將出來。說這浪子見

了春嬌道。多謝嬌姐扶持。今日何緣得遇。小生特以白璧一枝奉酬。春嬌道。我們主人不是好惹的。浪子道。休得撇清。便把自家袴兒脫下。只見那件東西。直豎起來。便似白玉一般的。春嬌就按不住。把衣服都脫去。兩個上床來。浪子把麈柄送進去。不甚緊難。直到深底。你道李文妃時常弄的倒也緊俏。他不過尋兩個私偷幾下。怎麼倒也寬易。這是天生不同的。不要怪他。却說這麈柄送了進去。着實抽送。送到得意處。浪子麈柄一送。女子牝戶也是一迎。迎送了三千多回。那女子頭暈身乏。却迎不得。只憑浪子送了。戶中滑膩如油。麈柄便按頓不住。把春嬌嬌脚丟在肩上。又着實抽了二千多回。一洩如注。春嬌自覺困倦。咿咿的道。恁般有趣的卵兒。怎麼叫我娘不愛他。若是幹了一次。憑你恩愛夫妻也都丟了。娘娘自從那日與你弄了一會。日日思想。夜夜做夢哩。只是沒有空兒會你。浪子道。我也是這般。只是怎能夠再會一會。春嬌道。

後日相會。不要說起看見相公。恐生疑慮。浪子道。依着你說得是。兩個話了兩刻。春嬌穿了衣兒。重梳着頭兒。叫開了房門去了。那婦人依舊把門鎖了。等晚開門。不題。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栽柳柳成陰。

畢竟後來又有怎的異事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樂」原作「藥」，據文義改，下同。

第十回　小妹子透出花心　大娘兒酣戀瓊枝

歌　倣古

歌管樓臺凝輕霧。碧月天心照古渡。
深閨錦帳人不聞。幽懷悄悄兩相訴。
兩人心意何雙雙。奇香縹緲滿蘭房。
纔過東來復西去。終宵達旦恒芬芳。
恩情子母深入骨。柔枝嫩幹探重窟。
醞藉風流多媚態。笑看絕色兩傾國。
傾國姿容皆世絕。枕邊小語聲切切。
攜手問郎誰個好。新蒲細柳難經雪。

話說當晚開了房門。浪子道。如今好回去也。婦人道。再住一晚。待我女

兒幹一個滿懷。明早回去罷。浪子應允。只見桌上擺着嗄飯。三人並坐。吃了幾杯酒。浪子却把妙娘兒坐在身上。捻着一杯酒。兩個共飲了幾口。婦人便東支西吾。避了出去。浪子與妙娘脫了主腰。把乳尖含了一回。戲道。好對乳餅兒。妙娘道。好對乳餅。却送在你手裡。浪子又去摸那話兒。嫩滴滴的浮起。女子道。你這話兒。也用與我看看。浪子放下妙娘。便去脫了袴兒。那麈柄起初也是軟綿綿的。被這女子把尖尖的玉手兒捻了一會。便發硬起來。上下一般粗大。光彩瑩瑩。女子道。這般大東西。我那小小的。却怎麼放得進去。我且問你。男子家都是這般大的麼。浪子道。我比常人不同。常人又瘦又短。又尖又蠢。納在戶中。不殺痛癢。引得婦人正好興動。他倒停了。我這卵兒又長又壯。又堅又白。放進去。沒有一些漏風處。弄得婦人要死不得。要活不得。世上沒有這張好東西。女子不覺春心蕩漾。道。昨日見了他。却有些厭煩。今日見了他。却又

堪愛。不覺這個裡有些不自在。你與我弄一回。等他爽利則個。浪子把手兒摸着牝戶。却是出火❶的一般。淫水淋了一手。他這裙子也都濕了。浪子知他果然動興。便摟到床上去。緩緩挿進去。女子心忙得緊。只管把身子聳起來道。如今不痛了。你須是着實幹我一幹。你道他怎的不痛。這個不是不痛。他興動到二十四分。就有六七分痛。也都不知了。浪子眞個着實抽送。這番滋味比昨夜會時不同。昨晚是勉強成(承)受的。今晚他却興動。把一個身子兒搖搧不定。幾時停了一刻。他也初得滋味。這也初得滋味。只見一邊鼓動。一邊雙手搿住頭頸。雙脚勾住腰間。那肯罷休。抽送不計其數。約至二更。方纔洩了。戶中亂滾出來。却有星紅間雜。這個不是別的。是妙娘身上的。那時妙娘便覺疼痛。自去泉桶上便了。覺道身子困倦。去下房安置。不題。話說那婦人窺見兩個許多風月。也自按捺不住。分付丫鬟把家裡事物都收拾了。走

到房中閉了門。抱着浪子道。如今也要與我一個爽利。那浪子方纔來過。麈柄却軟了。再不能舉。大娘便把口來含定。吮了一會。浪子却過不得。漸漸硬起。把婦人塞了一口。婦人却又雙手握定麈柄。上下那(挪)移數百下。浪子便覺熬不過。叫道。我要洩了。婦人即把口來承受。放了一口。嚐❷的都嚥下去。道。好個人參湯。那麈柄却又軟了。婦人又把口來含吮一回。浪子那裡過得。不覺的又硬起來。那婦人便把牝戶套上去。兩個搿住。翻過身來。抽了千五百多回。婦人叫死叫活。着實難過。浪子把婦人兩足勾在臂彎上。又抽幾百多回。那婦人幹到酣美處。聲也叫不出。只管閉着眼。死摟的不放。那浪子也盡力抽了二千多次。却纔洩了。只見那婦人喉嚨也都啞了。他身子也都倦❸乏。沒有氣力。把話兒揞了。坐在床上。聽那更鼓已經五下。連忙披衣下床。不及叫醒妙娘。兩個自經話別。乘着人靜走歸去也。正是。

仰看橫星❹三四點。　心忙移步出花間。

畢竟後來又做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童癡云。免不得娘知也。定有一頓打。余云。娘是過來人。這頓打決恕得過。以對趙大娘。可發一笑。

校記

❶「出火」原作「火出」，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❷「嗗」原作「滑」，據文義改；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皆作「骨」。

❸「倦」原作「消」，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❹「星」原作「屋」，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第十一回　狂童兒畫堂生雨意　小梅香錦帳說雲情

集唐七言絕句二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
襄王誤作高唐夢。却恨青娥誤少年。

側垂高髻插金鈿。孤燈挑盡未成眠。
雲飛雨散知何處。且將紅葉寄天仙。

却說浪子妹兒俊卿。體態幽閒。丰神綽約。嬌媚百生。姿容俊雅。其妙處應心悟。而言不足以形之也。奈何陸姝久萌異心。時常要與他偷一下。却無門路。孰意俊卿有一侍女。喚做紅葉。最是伶俐乖巧。俊卿十分愛他。如姊妹一般的。時常同床合被。談說心事。甚是相得。陸姝便把自己心事。盡與紅葉說知。紅葉道。不可造次。且耐心等着。吾自有計較。包你

成事。陸姝感謝。不題。只見一日。紅葉假意對着俊卿道。小姐。吾方在門首拾得一卷描花樣在此。吾也不曾仔細看。也不知是甚麼花樣。俊卿道。在那裡。紅葉道。在這裡。拿來看時。却是春意交歡圖。紅葉故意道。吾也不知。却是恁的。小姐你不要看。俊卿道。待吾看看何妨。紅葉道。婦人家看不得的。俊卿道。吾兩個私自看一看何妨。那裡有人曉得。那時紅葉方纔拿出來細細一玩。却都是出像的風月事。也有交頸而戲。也有疊股而眠。寫得情景濃艷。他是十六七歲女兒。又兼聰明乖巧。見了這些事體。當時不覺興動於中。春心頓發。便叫紅葉藏好了。自家回到房裡去。惟有短歎長吁。自言自語道。多大年紀。沒有男子戲耍。可不錯過了我的青春也。自此以後。心事杳杳。飲食都不下咽。日夜胡言亂語。一晚。又叫紅葉同睡。紅葉即便上床睡去了。但見俊卿悶悶不樂。乘機道。小姐日夜不寧。心神恍惚。是何意故。俊卿道。你管吾甚的。紅葉道。莫不

是春心動了。傻卿怒道。小賤人。你那裡曉得。紅葉道。小姐晚間睡着了。便胡語道。青春難再。可惜錯了好光陰也。因此得知。傻卿回嗔作喜道。你倒也乖巧。低聲道。紅葉你枕邊來睡。紅葉依着便去枕邊睡了。傻卿道。紅葉。吾夢中胡言。委實不知。你早是吾的心腹。又是口穩哩。倘被別的覷破。怎的是好。紅葉你知我心病麼。紅葉道。怎的不知。吾與小姐便是一般的病。吾想人家女子。只圖快活。如今年紀漸大。沒有一個男子隨伴。青春錯過。誠難再得。傻卿嘆了一口氣道。這個不是我們女兒家話的。紅葉道。吾兩個是心腹人。故此說起。傻卿道。吾不瞞你。前日見了這個畫兒。不覺情動。所以兩日恍恍惚惚。語言顛倒。紅葉道。貞烈之女。非無懷春之性。人非草木。豈獨無情。吾也是這般的。兩個言言語語。無非說些春情。惹得傻卿心癢難熬。不能禁止。紅葉道。小姐。吾兩個就依畫兒上的模樣。要一回何如。傻卿道。你就作了男子。可上身來。紅葉應

允。便與俊卿脫了袴兒。自家也脫了袴兒。撲蓋上去。如男子一般的。把俊卿着實迭了一會。引得俊卿心癡意迷。對着紅葉道。你可曾得男人滋味麼。紅葉道。恐小姐怒。不敢說。俊卿道。癡丫頭。吾與你勝似姊妹一般。有甚怪你處。紅葉道。也曾得來。俊卿道。是誰。紅葉道。你猜一猜。俊卿道。你的相知在外邊。我那裡曉得。紅葉道。只在家裡。俊卿道。我家裡沒有人。我實猜不着。你與我說了罷。紅葉道。便是相公喜歡的陸姝。俊卿道。這小奴才倒也標致。你且說來。與他怎的耍子。紅葉道。陸姝的模樣是小姐看見的。不知他這卵兒還有妙處。嫩又嫩。大又大。吾愛他這張好卵。把來着實含了他一回。他便熬當不起。毯便大洩。把吾洩了一口。被吾都吃了。俊卿道。可不汚穢。紅葉道。汚穢人的便汚穢。俊潔人的不汚穢。他這一個雪白樣的身子。軟綿綿。把我搿住了耍子。小姐你不知他會溫存得緊哩。俊卿道。痛是怎的。紅葉道。起初也有些疼痛。但見他

標致。被他迷魂了。痛也不覺。小姐你不知弄慣了有趣得緊哩。俊卿聽罷。興起難當。死活不得。對着紅葉道。委實春心難過。吾也要他。今晚你可喚他進來耍一回兒。後日重重謝你。紅葉道。我與你如何出此言。我自有計。今夜不可喚他進來。待相公出去了。可喚他來。俊卿道。他怎能夠出去也。紅葉道。耐着心兒。自有一日。只要小姐一個印信兒。他方纔敢進來。俊卿道。吾曉得了。當晚俊卿熬了一夜。等候天明。不題。正是。

越女含情已無限。　莫教長袖倚欄杆。

畢竟後來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但將自己模寫。便蕩漾❶了小姐神情。好一個老世事。

吳歌云。梅香道。姐兒搼了弗燒杓熱湯來豁豁。姐道。梅香呀。你是曉得個熱湯。只豁得外頭皮。可謂深知痛癢者。

校記

❶「漾」原作「樣」，據嘯風本、坊刊本改。

第十二回　月下山盟海誓　花前雨意雲情

集唐七言絕句二

六街晴色動秋光。寒蛩唧唧樹蒼蒼。
掃石焚香當夜月。深深再拜訴衷腸。
明月嬋娟照畫堂。小語低聲問玉郎。
酒力漸消風力軟。且諧雲雨賦高唐。❶

却說明早俊卿梳洗畢。拿一個香盒兒。對着紅葉道。你可用心着去對陸姝道。小姐送幾丸香茶與你。叫有空便進來。紅葉拿了香盒。去不多時。回覆道。香已送去了。他道感謝小姐美意。只恐自家沒福。陪不得小姐。俊卿笑道。他陪得相公過。怎麼陪不過我。兩個話畢。自去房中消遣。等候浪子出去。不題。却說浪子一日獨自在門首立地。却好張婆子正

走進來。把一個小柬遞與浪子。道。李文妃寫來的。道中秋夜千萬一至。浪子接過。藏在袖中。便留婆子吃茶。那婆子又有別事。茶也不吃。竟自去了。浪子當下回步。走到書房裡去。拆開了封皮。看這封書寫着甚的。書道。

一別經秋。想多成恨。拙夫往京。未能即歸。家中更無他人。花月之下。倚檻孤吟。妾實不忍。中秋夜敢祈光降。相與數日。諒不我棄。妾李氏斂袵拜。

浪子看畢。隱在書房中。更不說起。一日。已是中秋節了。假對着妹子道。中秋佳景。錢塘❷尤勝。朋友約俺同往。不日便回。妹子亦假說道。哥哥須是早歸。省得家裡沒人。又問道。不用陸姝跟去麼。浪子道。友家自有差用的。不用陸姝。俊卿却便暗喜不勝。當下浪子穿了一套新艷衣服。竟到趙家來。趙大娘接着浪子。叫妙娘相見。妙娘却有三分赧顏。浪子

道。如今都是一家了。有甚害羞處。三人話了一會。却待坐地。只見春嬌已出來道。請相公即便進去。浪子道。進去可不妨礙麼。春嬌道。相公已往京中。有幾個要緊的。都跟隨去。家中走使的婦人。非呼喚都不敢進來。只有一人老嫗。又是娘娘的乳母。却不壞事的。四五個丫鬟已都買囑了。中堂以內。三尺童子。都不敢進去。門深似海。憑着相公在裡邊快活哩。浪子辭了兩個。隨了春嬌。竟到房裡去。只見文妃素抹淡粧。笑吟吟的接着浪子坐定。浪子道。許久不見。姐姐比前更覺標致。只是我那一日不思量你哩。文妃道。吾心亦如之。幸彼往京。却得抽空。實出天緣。哥哥此來。千萬多住幾日。道未罷。只見兩個丫鬟扛着小小桌兒。放在窗前庭內。排下菓酒嗄飯。請兩個去坐。那時月正當空。明如白晝。他二個便去對面坐了。文妃笑道。自那日會你後。那人兒再看不上了。却把你來作丈夫。時刻放在心上。你不可便背了。浪子道。說那裡話來。如今

兩個就把這月光菩薩做了明證。拜他幾拜。那一個先負恩義。便是天誅地滅。兩個隨便起身。對這月兒焚了香。拜了四拜。文妃斟過一杯酒道。你有吾的心兒。飲這個滿杯。浪子飲過。也把了一杯。文妃也便飲了。兩個飲了一回。言言語語。情興濃溢。顧不得個丫鬟了。婦人犿了浪子。指着月兒道。親親。既有這個月老。可不叫他親見一個佳期。吾兩個就在這裡。趖着這月明之下。弄一會兒。兀的不快活死人也。當時春嬌把地掃了。就在湖山石畔鋪了絨單。上面鋪了納涼蓆。放上一個錦繡鴛鴦枕。枕邊放下一個寶鼎。焚下沈速香餅兒。那時月光橫空。花陰滿庭。香煙人氣。氤氳不分。正是。

千里關山如冰雪。　玉樓人醉伴花眠。

畢竟當下兩個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語云。花影紗窗人未眠。光景風情。津津有味其言。

校記

❶「高唐」原作「高堂」，據文義及上文（第十一回）改。

❷「塘」原作「唐」，據嘯風本、坊刊本改。

集唐五言律

今夜鄜州月。千門立馬看。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瑤琴多遠思。高興發雲端。
玉人情爛熳。流鶯繞合歡。

當時月下兩個脫赤了身子。單穿着齊腰小汗衫。文妃先自撲的睡下。那個話兒。被月光照耀。更覺白得無比。浪子玉柄也似雪粉。只見那春嬌把一件東西遞過來道。相公使的角帽兒。浪子接過來。把自己的柄兒一比。差了一大半。道。用不得。文妃道。先把帽兒❶空試一試。做個探子。浪子眞個拿來推進去。沒一盞茶時。只見裡頭咄的一聲。把那帽兒。

流星也似一般。直噴將出來去了四五尺路。你道這是怎的。這是婦人興動難按。淫水湧發。不覺的把帽兒噴出來也。浪子笑道。兀的不是發碌磯出來了。文妃道。休得取笑。快把大卵毴進去。浪子依着。便撲下去。捧住文妃道。許久不會。不知這話兒又是甚的也。文妃帶着笑。把雙手扶着麈柄。導引進去。挨他半晌。挨得到底。依舊把柄兒箍得沒有一些鬆處。便如上了頭箍一般也似。❷緊緊塞塞的。抽了一個時辰有餘。文妃叫道。心肝。被你點透了花心也。只見閉了眼。不住的道。好心肝。好個標致心肝。大卵心肝。眞個毴得我快活也。浪子見他這樣嬌嬌的聲音。越發動興。盡根抽迭不止。只見那婦人弄到細膩處。也不叫心肝了。恰似力氣不接的。只管喘息。那浪子興也濃溢。狠命抽迭。准准的過了兩個時辰。便覺毬來。浪子却如忍小便的一般。擒住輕輕提放。忽然間一枝落葉。正飄在浪子腰間。浪子猛然驚駭。矜持不定。便都洩了。約有半

小杯。從戶中流出。春嬌扶起文妃。抹乾了。起來坐定。那時明月正在天心。萬里無雲。露滴滿臺。兩個重整杯盤。望空瀝酒。謝了月老。兩個交杯對飲。酒酣。將一張古琴。兩個互彈了一回。浪子道。前日中途見了姐姐模樣。幾乎唬殺小生。不意今日與姐姐如此快活。想當初那裡知有今日。文妃道。實出天緣。定非偶然。浪子道。姐姐。似你這般姿色。不要說當今罕有。即古來也不多幾個。文妃道。吾不足數。吾有一個結義的姐姐。他便姿容絕世。賽過王嬙西子。浪子道。令姐姓甚名誰。如今却幾歲了。文妃道。姓潘名素秋。他丈夫是秀才。就那聚仙坊陸彥夫便是。浪子道。這個秀才。我曾識一面。他已死了。文妃道。正是。這素秋是十七歲畢姻的。他丈夫愛他模樣生得好。日夜要子。不顧性命。十八歲上。便壞了性命。如今這素秋年已二十一歲。這個却便無賽的。浪子便牢記在心裡。兩個又說了一會。鼓已三更。婦人道。吾身子有些困倦。大家睡着。留些

精神。明晚弄罷。浪子應允。兩個脫了衣服。合着一個枕兒。手兒相抱。股兒相疊。麈柄却又硬起來。在文妃腿上不住的動。文妃又發了興。道。那裡睡得去。蹉過好時辰。你看月影紗窗。蛩鳴四壁。佳人才子。共逞風流。正其時也。爬起來顛倒撲在浪子身上。把麈柄着實含弄。浪子也把牝戶餂括。兩個都熬不過。翻轉來調過身子。把麈柄推進一半。款款抽迭六七百次。那婦人正在難處。却被浪子狠命把麈柄一送。盡力氣。着實又抽了一千多回。只見文妃牙關緊閉。手足墜癱。浪子仔細看時。文妃神已走了。浪子連忙停了。雙手扶起上身。接了一口氣。討滾湯餵了半盞。方纔甦醒。矇矓着眼。邪視浪子道。心肝。這番比了前次。更覺美妙。幹到不可知處。滿身麻翻。腦後森然。莫知所之。一條性命。幾乎喪了。浪子又把湯來餵兩口道。如今睡罷。把麈柄便抽出去。婦人連忙㩳住道。吾身體還有些不自在。須是再幹一會。方好過得。不然還要死哩。浪子道。

你也不盡興。吾也不盡興。却纔被你一驚。卵也痿了。只恐你不耐煩。既是姐姐還要幹。却又重幹起。把前番工夫都棄了。文妃道。兀的便良久。正遂吾意。兩個起來。各自便了。復走到床上去。只見枕邊有一個小香盒。揭開一看。却是香茶餅兒。浪子拿起一丸。納於戶中。停了半晌。文妃自覺裡邊有些熱癢。浪子却把麈柄送進去。抽了一會。那婦人香氣便從口出道。却又要死也。只見不住的手忙脚亂。便似按摩的一般。幹得良久。戶內熱氣烹蒸。陰精亂流。浪子攪得多時。方纔洩了許多。把絹兒揩了。共枕同衾。纔合着眼。便都睡去。當下春嬌見了兩個長長短短。也自動興。却又不敢說出。忍耐良久。收拾兩個安置。乘着人靜。偷這帽兒自去摟了一會。熬不得癢。但去拿着冷水吃了兩碗。自去睡着。不題。正是。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畢竟後來却又怎的。且聽下回分解。

或曰。李文妃一死。眞是着實一番痛癢者。予曰。否否。失神而已。

客曰。波弄美人。有幾件絕好處。予曰。甚幾件。客曰。醉時好。睡時好。死時好。予曰。三者俱好。但是不醒便不好。

校記

❶「兒」原作「來」，據嘯風本、坊刊本改。

❷「似」原作「以」，據嘯風本、雙木本、坊刊本改。

第十四回　嬌娘子睹景生情　小秀才貪花得病

集唐二絕

小院閒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
水紋簟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得蘭字韻
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沈眠日已斜。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得麻字韻

話說次日辰時分。兩個起來梳洗畢。過了早飯。把個圍棋下了幾盤。又過了午飯。兩個便從房後東廊下走去。有兩間書房。中間有許多玩器古董。琴棋書畫。無一不備。只見書桌上有一冊春意。兩個指指點點。看到濃處。便眉來眼去。春興勃發。文妃摟住浪子。將粉臉偎在浪子臉上道。親親。這的可不像我兩人也。把那右邊的小小脚兒。蹺在浪子身上。

便要雲雨。當下浪子脫了袴兒。又與文妃脫了。道。吾兩個就在椅上耍一回罷。文妃依着坐定椅上。靠着身子。浪子把臂捧起了雙足。文妃把玉莖抹了些津唾。投進去。幹了兩刻。文妃發癢難禁。道。[illegible]得不着實。不好過。須是臥了。着着實實[illegible]一會。方纔爽利。浪子便叫文妃勾在頸上。就把臂兒超向榻上去拿一個軟枕兒。挨墊了腰兒。緩緩的抽了幾百回。文妃道。只是不爽利。着實[illegible]一個罷。浪子緊了一會。却又慢了一會。只管緊緊慢慢。惹得文妃不癢不疼。文妃也故意放出嬌來。勾引浪子。把腮邊頸上咬了幾口。露出嬌嬌的聲音道。好心肝。好心肝。你却這般難爲人也。惹得浪子情興猖獗。魂不附體。狠命迭了幾迭。不覺的洩了。文妃道。吾還不盡興。且不把塵柄抽出來。只管亂迭。這柄兒又硬起來。盡氣力。抽了千百多回。口內咿咿呀呀。但覺骨肉都癢。熬按不過。却又洩了。這一遭比前更洩得多。那婦人還不煞癢。便把玉莖❶含弄少刻。

玉莖又硬起來。放進去用力連抽了幾百回。却又來了。浪子正在得意處。自覺快活難當。肚裡便拚死休。連連抽迭。住手不得了。那婦人又銷起來。浪子却身不自由。癡癡迷迷。怡然相感。走洩不止。只見浪子不動了。那文妃便輕輕展過身來。緊緊揜住。接了一口氣。半晌方醒。口中道。有趣有趣。文妃又抱了一回。把玉莖抽出。浪子煞然。又道有趣。又洩不止。當時只有小蓮建蘭兩個丫鬟隨身。文妃叫一個扶定浪子。一個取人參湯來。文妃自把舌尖舐住龜頭線眼。只見建蘭不多時。又同着春嬌。把一盞參湯來了。文妃指春嬌餵了四五口湯。那時便不出了。當下坐了一回。幾個丫鬟扶着浪子。走到房裡安置。將息了一日。却走得動。只是精神歉少。那婦人雖是動興。却也不敢惹他。權留在家調養。不題。話分兩頭。說這浪子妹子俊卿。見這浪子出去了。便對着紅葉道。今夜相公不在家裡。可喚陸姝進來。紅葉應允。便與陸姝打了關節。只等天

晚便進來也。紅葉回覆了俊卿。俊卿道。這些丫鬟怎的發付他。紅葉道。吾去買囑他便了。當時紅葉便去買囑了衆丫鬟。不覺的天色晚了。此夜也就是中秋節。但見月色穿窗。花陰滿庭。眞個好光景也呵。俊卿打扮整齊。盼望陸姝。不題。正是。

秋月無雲生碧落。　人傳郎在鳳凰山。

畢竟當晚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昨夜文妃死。今日浪子死。客曰。兩個死不得。予笑謂之曰。他兩個不死不得。

或曰。不癡不死。予曰。就是要癡。也是難得。

校記

❶「埜」原作「脛」，據上文及嘯風本、坊刊本改，下同。

第十五回　巫山裡玉人嬌嫩　陽臺上才子溫存

集唐五言律

白玉誰家郎。　幾度隔山川。
乍見翻疑夢。　夜深人未眠。
趙氏連城璧。　由來天下傳。
今日把贈君。　深恩重百年。

却說浪子家裡有一座臨月軒。軒後便是小姐臥房。當晚紅葉已在臨月軒等候陸姝。只見陸姝隱隱的進來了。紅葉便將陸姝抱定道。陸姝。今晚這段姻緣。你曉得是誰的功勞。陸姝道。全虧了姐姐。紅葉道。陸姝。造化你了。陸姝道。吾先與你弄一會兒。可不好也。紅葉道。這也使得。但恐分了精神。小姐處不能夠滿懷了。留在別晚。與你耍子罷。只是一件。

這小姐嫩蕊兒。不比吾的。你須緩緩輕輕。不要弄壞了他。陸姝道。吾自有偷香手哩。不須你分付。當下走進俊卿房裡。俊卿那時頓口無言。低低叫道。陸姝小奴才。你倒也標致。可不想殺了奴也。兩個扯扯拽拽。便將陸姝摀定。親了一口。陸姝道。小姐是天上嫦娥。陸姝乃人間奴輩。怎敢與主母長長短短。俊卿把陸姝臉兒咬了一口道。親心肝。你不要撇清了。快些脫了衣服。除了袴兒。把這卵與我弄弄。陸姝便都脫了。只見一張大卵。比着浪子略小些。模樣却也不輸。俊卿便十分愛惜道。紅葉說他曾含你這卵兒。曾吃你的毬兒。果有的麼。陸姝道。有的。俊卿便罵道。丫頭。你倒先得趣了。又指着龜頭上線眼道。陸姝吾問你。你這毬兒便從這個裡出來麼。陸姝道。正是。俊卿仔細看了一會道。吾的心肝。吾也要含你的。也要吃你的。便把口來含這龜頭。那知櫻桃小口却含不下。但餂了一回。那時紅葉在傍。對着紅葉道。你來含一個。但是要洩。疾

忙叫吾者。紅葉是舊相識。況且有些動興。即便含吮一回。那時陸姝春興正動。就把紅葉的口兒當了牝口。抽送了半晌。叫道。如今要洩了。俊卿連忙以口承受。却放了半酒杯多少。俊卿便做兩三口吃了。道。眞個有趣。恁般好滋味。又去把龜頭餂括。指望還要他洩。不肯便放。陸姝這柄兒。起初洩了。便有些痿。被這女子餂括。不覺的又發狂起來。這女子餂了一回。自覺舌酸。也便放了。叫道。你且與我毴一回罷。便去自家脫了衣服并這袴兒。走到床上去。叫陸姝也上床來。當時陸姝見了這一個好模好樣。又見了這一番精致兒。并這一個嬌嬌嫩嫩的話兒。却便興發難當。道。小姐的心肝。吾來了。跌翻上去。把一對小脚兒墊起。道。心肝。你雙手扶着卵。送將進去。俊卿道。你須是輕輕兒來。不要急了。恐到其間。不堪痛苦。陸姝道。理會得。把些津唾。抹滑了麈柄。輕輕挨進去。却甚艱澀。半晌。僅抹(沒)龜稜。陸姝却濡首逡巡。不敢即進。那女子情

與也熬不住。道。再進一進。只見騷水淫滑。龜頭却有些活動。復進二寸許。俊卿道。裡邊有些疼痛。且緩一緩。陸姝眞個也緩一緩。俊卿道。如今戶中有些癢動。待我熬定。你索性送到根頭去。陸姝眞個深深淺淺。直送到根頭去。花心拆❶動。桃浪已翻。俊卿道。再住一會。陸姝便又住了一會。俊卿道。戶內雖有些疼。遍體却過不得。如今逞你本事毡一毡罷。陸姝又把麈柄整頓了。頻頻抽迭。只見那女子皺着眉頭。惺惺若小兒夢中啼。既而如醉如癡。癱着四肢。憑這陸姝着實抽迭。抽了四千多回。溫存良久。怡然而洩。是交也。女方二八。男亦二八。兩個年貌相當。共做一會。這個便是人間天上。當下俊卿抱着陸姝道。心肝。吾愛你標致。故此不惜身子。吾今日與你兩個便是夫妻了。陸姝道。感蒙小姐厚意。陸姝生死難忘。說話間。已雞鳴了。當時即把汗巾揩了兩物。這條汗巾也都染紅了。俊卿就送與陸姝道。吾這個身兒。已付你了。你切不可輕忽。

若是相公不在家裡。吾來喚你。你便進來。不許推托。陸姝道。曉得了。俊卿又對着紅葉道。原是你送出去。紅葉應允。即便送了出去。不題。話分兩頭。却說浪子在文妃家裡。消遣兩日。一晚。浪子道。吾在這裡。沒有穩便。吾要回去者。文妃道。正好快活。又有這病。是我連累你了。待你痊好。再來相約。浪子點頭道。不妨。待我將息幾日。疾忙好者。那時再便相會。只是這番不曾歡聚幾日。却是可恨。文妃道。後邊自有日子。只是你好好將息。自家調理。自家保重。不要送壞了身子。叫我更靠着誰哩。便取人參一斤相贈。浪子受了。叫幾個丫鬟送回。兩人含淚而別。正是。

從今一別人千里。　未知何日得相逢。

畢竟後來却又怎生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又玄子曰。記云。有范生者。與一婦甚密。一日晚赴約。爲鄰人所窺。集衆而擒。

生惶駭馳歸。房中一人鼓譟而出。猶意爲捉奸之人。一時驚絶而倒。徐而察之。則又妻之奸夫也。大笑大笑。

或曰。既爲兄婦。復爲妹夫。可不難爲了陸姝。予笑應之曰。東手接來西手去。何難之有。一座大笑。

校記

❶「拆」原作「折」，據坊刊本、排印本改。

第十六回　李文妃春風意度　王監生一命歸陰

紅衲襖

夢兒裡相偎的是伊。夢兒裡相抱的是伊。却纔舒眼來倒是你。只顧閉眼去想着伊。鳳倒鸞顛雖便是你。雨意雲情都只是伊。你今便耐久兒。學我乖巧也。我只圖個快活兒。顧不得傷了你。

話說李文妃自從別了浪子。日夜思念。夢寐不捨。往來通問浪子消息。只恐浪子送了性命。時常望空焚香禮拜祝誦。不題。忽一日監生歸家。文妃外面接他。一心倒在浪子身上。到晚先自上床。不覺的睡着了。却又夢與浪子雲雨。那監生處分了家中長短。脫衣上床。曠了許久。也要胡亂廝纏。又見文妃仰面睡着。露出雪白樣的東西。越發動火了。也不

去喚醒他。輕輕扶起兩腿。把麈柄插進去。幹了一回。那婦人夢中還道是浪子。騷水流出。口裡胡言胡語。叫道心肝心肝。着實迎上來。却便弄醒。開眼看時。倒不是浪子。倒是監生。那時文妃只得閉兩眼。把監生當做浪子。兩個揝住抽了百數抽。便洩了。文妃那裡熬得興來。問道。你還幹得麽。那監生向久在外。多時不曾弄這話兒。驟然一洩。也不在話下。道。還幹得。即將麈柄搓硬了。文妃道。是這等弄也不爽利。帶了帽兒毬進去。或可良久。監生便與春嬌討這帽兒帶了。放進去。那婦人又把監生來當做浪子意度。閉着眼道。親心肝。親心肝。許久不見。如今又把大卵毬我。不住的手舞足動。那監生抽了三千多回。便沒氣力。除去了帽兒。用力迭了二三十次。洩了。文妃彼時雖不比與浪子一般爽利。那監生却曾沒有這段本事。自覺略過得些。當下兩個睡了。一夜無辭。次日監生起身。自覺有些不爽健。他一來感了風霜。二來驟行了兩次。便得

了疾。一日重一日。醫禱無功。未及兩月。可憐一命付與閻君矣。文妃哀哀慟哭。備了棺椁。殯殮完訖。獨自孤守空房。不覺的金烏日促。玉兎如梭。又是淸明寒食了。那婦人雖有浪子。却也不是憐新棄舊的。念了夫妻的恩情。擺着祭儀。哭了幾回。春嬌與衆丫鬟都來勸止。不題。話分兩頭。却說浪子歸家調養幾個月日。精神復舊。舉動如常。那知偷雞貓兒性不改。聞得潘素秋好。却又思量潘素秋了。便着陸姝去訪問根由。商量奇計。哄誘佳人。正是。

願得化爲松上鶴。　一雙飛入去行雲。

畢竟後來偷得着也偷不着。怎生計結。且聽後回分解。

又玄子云。畫餅充飢。望梅止渴。文妃可謂情癡極矣。噫。浪子知否。

肯以阿夫作情哥。還好。尙有厭其夫。豈徒厭之。行將殺之。亞之傳馮燕云。燕

與一婦偃寢中。拒寢戶。夫還。妻開戶納夫。以裾蔽燕。燕卑蹐❶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夫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婦頸。遂持去。或曰。既淫之。復殺之。予曰。彼將殺其結髮之夫。吾又安用之。

校記

❶「卑蹐」原作「早脊」，據《馮燕傳》改。

第十七回　梅生用金尋媒妁　錢婆定計謀貞女

集唐五言律

寒食江村路。處處見花稀。
湖裡鴛鴦鳥。雙雙他自飛。
永懷愁不寢。佳人與我違。
不知何歲月。歡賞暮方歸。

却說潘素秋原是名門之女。與李文妃結拜的姊妹。生得體態妖嬈。姿色艷麗。守寡在家。並無一點差訛。家中亦不甚富。只有兩個丫鬟。一個婦人。與一個男僕。另有家人。各令自立門戶。經營生意去了。門首側邊有一個鄰媼。也是寡婦。這個便是朝暮出入的。那浪子已是訪得的確。一日。走到錢婆家裡去問道。婆婆在家麼。只見婆子走將出來。行禮罷。

問道。相公貴姓。爲甚公幹。相尋老媳婦。浪子道。俺是梅諫議的公子。欲尋一房姻事。特來拜問。婆子道。原來是梅衙內。老媳婦有失迎候了。便請浪子坐定。托出一杯茶來。浪子吃了。婆子道。這房親事。老媳婦已在心頭。有了。老媳婦便來回覆相公。兩個話了一回。浪子臨別。把一錠銀子送與婆子道。權做茶費。婆子再三推却。浪子堅意與他。他便受了。致謝不盡。隔了一日。浪子又到他家。只見婆子正在門首接着坐定。浪子道。可有好親事。錢❶婆子道。甚是難得。話訖。又托出一杯茶來吃了。浪子臨別。又取出兩錠銀來送與婆子。婆子又不肯受。浪子道。些少薄意。何足推却。這婆子愛的是銀。見浪子說了。即便領受。又一日。浪子叫一個小廝。托了兩疋紬緞。又自來送與婆子。婆子道。連次承受相公厚貺。今日又怎的受這緞疋。浪子道。是我專心製來送與你的。你今不受。可不枉了一番心意。婆子只得受了。自想道。他連次送與我這銀緞。必有